

投稿邮箱:jiaoshidubao@21cn.com



## 让教育督导真正发挥作用

读《中国教师报》第446期“总编七日谈”《督导,以学生为本》一文,引起了我对教育督导的思考,督导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有效机制,更是衡量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教育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。

教育需要督导。而目前的督导是“自己监督自己,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”,这样是难以行使督导职能的。让教育督导真正发挥作用,首先是实现教育督导室从教育行政机关分离出来,能够独立行使督导职能;其次是教育督导要以学生发展为本,为学校创设自主发展、主动发展、创新发展的空间和条件,激发学校的自主创新意识;再次是重视并着力挖掘、发现、总结和推广那些特别有特色、特别有创意、特别有实效的做法和经验。

(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红椿小学 向阳)

编者回应: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。权力受到监督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,真正的监督必须来自外部,让教育督导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,是真正发挥其作用的前提。

## “副科”教师的出路

读完《中国教师报》第440期11版刊登的《学校教育没有“副科”》一文后,我深感“副科”的重要性,同时也联想到“副科”教师这个群体的现状。这个群体中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的工作得不到学校领导、学生家长以及学生的足够重视和关注,于是乎也轻视自己的工作,觉得没有出路。

“副科”教师真的没有出路吗?我不这样认为。我们学校一名2009年参加工作的特岗女教师分配过来教生物。她从不认为自己教的是“副科”,每天和别的教师一样充分备课,认真上课,还经常精心制作课件。2011年,这名特岗教师代表全市参加了省里举办的青年生物教师基本功大赛,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

这位“副科”教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:别人可以不重视我们,但我们自己必须重视自己,我们的重视也必将会引起别人的重视。

(河北省东光县教育局 杨旭升)

编者回应:自己相信自己,才能让别人相信自己。自己尊重自己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“副科”教师通过自己的努力,一样可以让人刮目相看。

## 校园运动会不妨这样变脸

读了贵报10月24日胡欣红老师的《校园运动会亟待“变脸”》(16版)一文,深有感触。笔者以为,校园运动会这张“老脸”不妨这样变:首先,改变以往校园运动会限制人数、限制比赛项目、忽视群体性的状况,鼓励学生自己创编运动项目、制定比赛规则,选取参与面广的项目,吸引大多数学生参与到比赛中来,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;其次,淡化竞技体育观念,根据学生身体特点、兴趣爱好和运动技能等方面的差异,引入学生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,让不同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比赛项目,通过参与体验到成功,感受到体育的魅力;第三,在运动会上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、体育活动,如体育知识竞赛、体育主题演讲、体育图片展览等。

(山东省东阿县教育局 李磊)

编者回应:当前很多学校的运动会仍然沿袭几十年来的举国体制,只有少数体育尖子有资格参加,大多数学生成为看客。应该重新拾起久被遗忘的那句话:参与比输赢更重要。

## 从“要教师培训”到“教师要培训”

近年来,“培训”、“研修”成了教师发展的关键词。但由于各种原因,教师普遍“谈培训”、“谈研修色变”。难道教师真的不愿意充电、提升吗?

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问题主要出现在培训的内容与方法上:内容多是理论框架、概念阐述,方法因循守旧,评价不科学,反馈不到位,难免让教师应付了事。《中国教师报》第448期《让教师“爱上”远程培训》在培训实践方面给我们提出了有效参考,如果教育部门身体力行地调研,努力实现“要教师培训”向“教师要培训”的转变,化被动为主动,远程培训就能真正成为教师自我提升、不断成长的平台。

(江西省余干县第六小学 盛赛红)

编者回应:教师不是不愿参加培训,而是不愿参加无效的糟糕的培训。能否将培训这块蛋糕做出美味,考验着相关教育部门对教师的重视程度和责任心。

## 启事:

亲爱的读者,欢迎您谈谈对《中国教师报》的整体观感,或读某篇文章的体会,更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,字数以500字以内为宜,我们将择优刊发,并寄送样报和稿费。来稿请以电子邮件发至:jiaoshidubao@21cn.com

“教育与文化重建——2012年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”在宁波举行,佐藤学、加里·鲍里奇等世界著名教育学者来华演讲——

# 教育:从独白到对话

□ 本报记者 翟晋玉

“没有哪个地方像学校一样这么被强调对话,也没有哪个地方像学校一样被独白支配。”10月21日,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的“教育与文化重建——2012年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”上,“学习共同体”倡导者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学指出,“学习应该以对话为中心”,而现实是,“校长、教师和学生都在独白”。

## 真正的学习是相互倾听

佐藤学是当前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,随着其著作《静悄悄的革命》等中译本的出版,近年来佐藤学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反响。

“21世纪学校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质量和平等。”佐藤学在演讲中说,当前教育正面临三大变化:课程由按部就班的“阶段型”向以探索为中心的“登山型”转变,课堂以同步教学向协同学习转变,教师由“教”的专家向“学”的专家转变。

佐藤学提出了一个很“原始”的问题——“何为学习?”他认为,学习比教育出现更早,有更深的意义。在西方历史上“学习”有两大传统,修养的传统和对话的传统。前者是基督教的传统,为了道德完善;后者是苏格拉底的传统,旨在引人深思。

从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出发,佐藤学对“学习”进行了再定义,认为学习是“相遇与对话”,是对“意义与关系的再编”。他吸取了康德和福柯关于启蒙的思想,认为学习包含三个对话性实践:与课本对话(建构客观世界),与他人对话(建构伙伴关系),与自己对话(探索自身模式)。学习是这三种对话的三位一体。

在苏格拉底那里,倾听是一一对一的关系,是对未知的探索。而在佐藤学看来,教师和学生就是互相倾听的关系。倾听他人的声音是学习的出发点,越会倾听的学生越善于学习。除了让学生学会倾听之外,教师还要鼓励和引导家长参与倾听,教师与校长也应该互相倾

听。对话性实践在相互倾听的关系中才能成立。

“倾听远比发言重要。”佐藤学说,“目前多数教师仍然以学生发言为中心了解学生,而并不认真仔细对待倾听。与其鼓励学生发言,不如鼓励学生倾听。在教室里,学生的倾听能力培养起来之后,语言才变得丰富。”

“那些声音最大的教师并不是最优秀的,经常大声说‘我会’的学生通常也不是最善于学习的学生,相反,善于学习的学生都喜欢安静地思考,认真地倾听。”佐藤学认为,热烈的讨论也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学习,学生只是有一个想法想告诉别人,并没有思考“哦,原来是这样的”。真正的学习反而在并不顺利的讨论中。

佐藤学提出,真正的学习包含三个因素:相互倾听,有挑战性,符合学科本质。

针对近年来日益流行的小组合作学习,佐藤学指出,很多小组合作学习走进了误区。小组合作不是协力学习,而是协同学习。“前者只是相互说话,后者才是相互促进思考。前者改善关系,后者改善学习,学校不是改善关系而是改善学习的地方。”

与不痛不痒、缺乏实质性思考的协力学习不同,协同学习是在最近发展区中有挑战性的学习,“学习就是跳跃,在教师 and 同伴或其他工具的帮助下摘到桃子。”

佐藤学还特别指出,小组内部不是相互教的关系,而是相互学的关系。被教的学生在等待中会产生怨恨,因为他是被动的。“学习应该从主动求助开始,主动问‘这里出了问题,怎么办呢?’”

佐藤学认为,教师不应该把提升学生的学力作为目标,而应该把实现“高质量的“学习经验”作为目标,如此学生的学力自然提高。

“学习是最重要的权利。”佐藤学最后强调,教师要让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,让学生在学中找到真正的自我。“学生在学习时是认真的,只要对学习有希望,他就是有希望的。”

## 用更成功的方法吸引学生

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有效教学的倡导者加里·鲍里奇在演讲中提出,判断一节课的效果可以用7个维度来衡量:学生的投入、任务导向、学习气氛、班级管理、课程清晰度及深度、教学变化、学生成功。

现实中,学生的投入和教师的期望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。鲍里奇指出,学生的投入度和教师的反馈有密切关系,教师如果经常反馈、跟进,和学生互动,而非单一地对他们进行测试,学生的投入度就高。“教师应该经常给学生反馈,有人说‘一个班30个学生,教师哪里有时间反馈啊’,其实不是,反馈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,30秒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反馈。”

“教师教得多不一定对学生就好,教师教学的时间多少并不重要,教师的教学效率才是最重要的。”鲍里奇说,作为教师,要给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,让学生畅所欲言,如果教师一味强迫学生如何做,学生投入的积极性就会很低。

鲍里奇建议,教师不要一次教得太多,否则学生无法接受和消化吸收。要循序渐进,而非一次告诉学生所有答案。

很多教师害怕看到学生的错误,避之唯恐不及。而在鲍里奇看来,错误是有效的教学工具。“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犯错,比单纯让学生坐在教室里听教师讲有效得多。”鲍里奇说,“学生为什么错,要让他们分析原因,思考如何答对。教师要启发学生,鼓励他们自学和探索,有错误及时予以纠正,让学生再做,再错再纠正,不断继续下去,一步步接近正确。”

鲍里奇介绍了一些帮助学生提高注意力的方法,比如引入课外资源,讲述社会和世界的变化等丰富多样的内容,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结合,增加案例和故事等,这些都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。

鲍里奇指出,在一个温暖的有支持的环境里教学效果更好。“不要轻易惩

# 高中作文:写出有温度的文字

□ 本报记者 康丽

“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!本当高兴,我却高兴不起来。如果我们像莫言那样去教孩子写作,结果如何呢?”一位普通教师“莫言获奖能给高中作文教学什么启示”的帖子,在网上引起众多同行的关注。

“理想是美好的,现实是残酷的。”一位教师回应说,更有教师将高中作文教学称之为“带着镣铐跳舞”。如何解决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,让高中作文教学不再“带着镣铐跳舞”,是众多语文老师关注的问题。日前,由教育部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举办的“北京市高中作文教学与高考阅卷专题研讨会”在顺义区牛栏山一中召开。众多语文教育学者和来自一线的高考阅卷员首次聚在一起,共同探讨高中作文教学的现状和解决方案。

## 高考作文:流水线上的“千人一面”

“现在的高中作文教学,已经死掉了,只有高中应试作文教学。”北京市朝阳区教研员何郁毫不掩饰自己对高中作文教学的忧虑。

在高考的压力之下,高中作文教学只有一个目标——高考作文满分,在这样的指挥棒驱使下,高中作文教学现状可想而知。

“学生不是没有灵性,不是没有文采,但到了高三,曾经写出‘有些东西没了,没有回忆也有沧桑’的学生,就像换了一个人,开始模式化写作,套路化写作,这是很可悲的。”清华附中教师徐慧琳直言。

北京五中教师李峰更是切身体验到高中作文教学的无奈:“高三模拟考试,我负责作文组的复检工作,常常听到老师们的叹息声:‘又是一篇俗文!’学生写了一篇毫无诚意的作文,老师也给了一个毫无诚意的分数。”

这种模式被很多高中语文老师称为新的“党八股”:结构呈“三层五段式”展开,第一段提出观点,下面两三段举两三个实例,两正一反,或两正一正,似是而非分析一下,结尾回扣一下观点。而亮点就在于所举的实例,几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与事,不外乎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鲁迅、爱因斯坦、居里夫人等,甚至有的考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,生编故事,博取同情。

这样的作文,又被戏称为“古人开会,洋人凑趣”,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历

史名人和实例,结果可想而知,“文章千篇一律,千人一面,仿佛是一起克隆的,又仿佛是从大工厂流水线上一起输出的产品。”何郁说。

问题出在哪里?学生为什么一到高三就写不出好的作文?

“其实,我们教学生议论文的写作方法,不正是这个套路吗?如果学生写的与老师教的方法不一致,我们就叫学生反复修改,回归了‘正路’,方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样的规范中,学生写成了一个面孔。于是我们又沮丧叹气,真是纠结啊。”李峰说。

“所以,高中作文问题的板子不能打在学生身上。”牛栏山一中教师梁继元说:“老师不能太过苛求,学生面对这么大的压力,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多读多写,尤其是在考试状态下,这种限制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模式,要想超越,很难。”

在高考压力之下,似乎高中作文之“俗”已成为师生不约而同的选择了。

“高考作文又不是日常写作,形成套路在所难免。”一位老师无奈而又颇为理解地说道。

## 作文教学:何时不再戴着镣铐跳舞

一则消息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高中作文教学面临的困境。

高考结束不久,2012年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发布公告称,与去年相比,今年高考作文中50分以上的作文较少,甚至没有一篇满分作文,36分以下的三类作文数量增多。

“没有满分作文,这不是我们故意为之,而是高考作文千篇一律,大同小异,写得好的作文实在太少。”与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、2012年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漆永祥慨叹道,高中作文教学的弊端不仅在今年北京高考作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,模板化、程式化与假大空的现象极为普遍,甚至蔓延到了大学。“北京大学每年开学都会有新生讲话,这个讲话其实就是一篇高考作文,大学4年毕业时又有一个毕业讲话,又是一篇高考作文。这种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。”

漆永祥看到的弊端,一线教师亦非常清楚。

徐慧琳说道,很多教师以自己的行文结构代替学生的思路设计,无视学生布局谋篇的思维过程,让他们往现成的

框架中生搬硬套。“文章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、见解的,不是在老师的框架中填充的,尤其是议论文,是用来讲道理的,不是用来举例子的。”她不断强调,教师应该顺着学生的特点把作文改好、教好。

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穆秀颖更直言不讳:“有些语文老师几十年没有读过书,写过文章,这样的教师不读书,不思考,怎么让学生去读书,去思考,写出有思想的作文?”

“大家都说高考作文是‘戴着镣铐跳舞’,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悲凉、悲壮,但是我们要反思,是谁给学生戴上镣铐的?新课改一直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,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作文上松绑,去掉镣铐,让学生的舞姿更优美。”穆秀颖说。

为作文松绑,让作文恢复到最初的本真状态,成为与会者的共识。但也有一些教师顾虑重重,害怕学生写偏了,写跑题,最终高考作文搞砸了。对此,何郁认为,这完全没有必要。教师要做的,引导学生,观察周围的生活,不要过多的束缚,要让孩子们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。

“我不相信我们的学生没有个人想法,在平时讨论问题时,他们都能够说出自己大量的真实想法,为什么写作文时这样的思想被掩盖起来了呢?这有着方方面面的问题,和我们一贯的高中作文教学误导有关,和我们的心态、整个社会风气都有关系。”何郁认为。

为此,李峰不断重申,任何忽略过程而直扑结果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,写作更是如此。“高考作文考学生什么呢?考学生见识的广度,这来自学生读书与生活的积累,再就是考生思想的深度,这更是在考查学生读书与生活的积累,以及认真的思考”,“假如我们师生共同的追求目标,都是为了省时省事,不用思考,不靠积累,就想去写出好文章,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## 作文命题:可以更加科学

从最初的命题作文,到最近几年兴起的话题作文、材料作文,每一次作文命题形式的改变,都会影响到高中作文教学。尤其是作文命题的内容,更是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,甚至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,指责者有之,赞同者亦有之。

让很多教师感到郁闷的是,一些高考作文命题正在成为一个“谜面”,让学生来揭示谜底,猜对的才会有高分。

罚学生,可以用更成功的方法吸引学生。一种方法不行,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。”他说,教师要变化提出问题的方法,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,自主地学习探索。

对于有效教学来说,最大的问题是教师的态度。鲍里奇说,教师是冷冰冰的还是热情洋溢的,教学效果会判若云泥。

## 教育是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

“教育是解决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一把钥匙。”来自澳大利亚的资深华德福培训教师本·切瑞说,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平衡,要让学生的身心获得发展,而非只是让他们学会考试。学校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智力,包括艺术、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。

本·切瑞特别关注教师的状态。“教师的压力非常大,通过爱和担当才能有体力和毅力做下去。”本·切瑞说,教师要学会观察学生,观察他们如何发展,如何成长。“要鼓励孩子成长,成为未来的人,而不是把孩子框起来。”

本·切瑞的同事、华德福教育成员彼得现场展示了自己的工作经历,他曾经做过多年戏剧演员,现在德国一所华德福学校当教师。彼得通过戏剧课程让学生学习历史。在他的指导下,德国8年级学生自导自演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戏剧,更深刻地认识了希特勒的纳粹历史。

教育学者布鲁纳曾说:“教育不是孤岛,而是文化大陆的组成部分;教育的功能是将受教育者导入文化的规范之道。”不能脱离文化的发展孤立地思考教育,否则教育就会被简化为教学的技术细节。

为了探讨教育之于文化重建的意义,加强中国与国际教育界的对话和交流,10月20-22日,中国新教育和宁波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本次论坛。来自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著名教育学者和专家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和思考,会后发布了《宁波宣言》,提出教育是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。

“能不能不设置阅读障碍,不要让学生为出题人的价值取向去做论证,让学生阐发自己的思维,论证自己的思想,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。”穆秀颖反问道。

持同样想法的还有北京高考阅卷组的周京昱老师,“现在我们一线语文教学习惯于猜题,猜命题者是怎么想的。我想,我们为什么不出那种谁都能够看得懂的作文题?”

在他看来,不管是话题作文,还是材料作文,这几种形式掩盖了作文试题内在的乱序。“那种让人眼前一亮、手舞足蹈的作文试题少之又少。”

周京昱分析了近几年的一些作文题目,有的题目来自于媒体的一则消息,有的题目来自于一则寓言,还有的题目就是一个词语。在他看来,有些命题方式显然太过简单,并不能考查出学生真正的作文能力。“面对一个题目,作文好的学生,作文差的学生都能达到同样的分数,说明这个题目就是失败的,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区分、鉴别的功能”,“好的作文题目应该带有一点刺激性,能让优秀的学生能够有一种写作的欲望和激情”。

从1986年开始参加北京高考阅卷工作的漆永祥,同样有这种体会:优秀的高考作文越来越少。

面对“写套话得高分”的所谓传言,这位大学教授直言不讳:“我们非常欢迎个性作文,我们会给这样的作者打一个高分。”他甚至再三向与会的老师大声呼吁:一定要鼓励学生大胆写。

“如果想脱颖而出,就不要写那种保底文,就要冒险,要敢写。不能发现好作文是阅卷老师的问题,但是如果学生不敢写,就永远不会被发现。”漆永祥说。

而他对教师的建议就是,在平时教作文的时候弱化一点技术性,减少模式化的教育,给孩子们多打一点基础。“能不能别都是歌颂体的东西,能不能写他们真正期待的东西,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写?”

“高中作文教学是一个系统问题,涉及到作文教学、作文阅卷、作文命题等各个方面,而我们现在的高中作文教学缺少系统性、科学性。”作为会议的组织者,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彬福总结道。而他期望,通过阅卷者、命题者、一线教师的交流与对话,能够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高中作文教学的信息。“有了了解,才有接下来阅卷方法的改变、命题方式的改变……才会让老师们知道如何改,怎么改。”